

阎纲去年出版了评论集、散文集和催人泪下的《美丽的夭亡》等4部书,通过这些作品人们更了解了这位洞明世事的文坛宿将。本文只说他在三联书店出版的《文网·世情·人心——阎纲自述》,这部书是中国作协重点扶持的作品。

阎纲是我的同事,也是我的前辈。说是同事,上世纪80年代初,曾与我同在海滩文化部大院、文艺报社木板简易楼共事过3年。说是前辈,早在1956年他就到《文艺报》做编辑,在五六十年的文学评论界崭露头角,而我当时还只是阅读过《文艺报》的青少年读者,及至供职于文艺报社,已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事情。阎纲出生于上世纪30年代,年长我9岁,而且是我心仪的评论家,称他为文坛前辈并不过分,故也不敢随意以“我的朋友”阎纲相称。不过,借用《“文艺报”四条汉子》的编号,称呼他为“一条汉子”,倒也恰当。

关于《“文艺报”四条汉子》的来历,出在他年前赠我的新著《文网·世情·人心——阎纲自述》一书中(以下简称《阎纲自述》):“唐达成、谢永旺、刘锡诚和我,曾有‘《文艺报》四条汉子’的雅号,也是绰号。之所以单把我们称作‘四条汉子’,原因很简单,两个字——个头!一天,风乍起,寒风袭人,上班进屋,我们四个一水儿黄叶吼布的风衣,像是彼此商量好了似的。从此以后,‘四条汉子’的命名始告成立。”但我之所以要称阎纲为一条汉子,却另有一番意味。

在我的印象中,阎纲是一位温文尔雅、文质彬彬的白面书生。据说,老诗人艾青曾戏说贺敬之写诗是“白面书生唱黑头”,而见了阎纲也笑道,你也是白面书生,可是文章不像。不像什么?老诗人没有说。我看这位白面书生,有一双明察秋毫、洞若观火的金睛,有一副爱憎分明、嫉恶如仇的肝胆,有一支辞锋犀利、泼辣机敏的铁笔,敢作敢为,敢为天下先;仗义执言,肯为文友两肋插刀。他是陕西礼泉人,当代文学史上,陕军是一支异军突起、阵容强大的作家群体,而阎纲就是为陕军自柳青、杜鹏程、王汶石一直到路遥、贾平凹、王愚、李星等等几乎每一位作家、评论家的创作成就鼓与呼。柳青喜欢他,“乡党”叫得很亲切。评论家李建军说,他身上有一股陕西人生冷硬倔、“牛犊顶橡树”般的倔劲。他分明像绿林中的好汉、评坛上的闯将,怎么也难与温文尔雅的白面书生对上号。

《阎纲自述》一书正题为“文网·世情·人心”。表面看来,这是一部记述文人在文坛上的不幸遭遇和不公平的世道人心的书,似乎难跳出

■人物

为文最讲真性情

□包立民

“弄文罹文网,抗世违世情”的套路,摆脱不了古今中外知识分子怀才不遇的共同命运,其实不尽然。正如他在书的“封底”所言:“60年来,我亲历了这一异化到复归的全过程,波谲云诡,忍看朋辈成新鬼。这里记述的未必称得上‘在思维能力、热情和性格方面,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’,却是满怀怜悯、不惜牺牲的血写的‘人’。”

阎纲,出身文化人家,1949年参加工作,1956年兰州大学中文系毕业,跨进中国作家协会《文艺报》的大门,从此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。《文艺报》名流汇聚,评家蜂起,对一个刚从文学院校毕业的青年学子来说,无疑是天从人愿,一登龙门,跃跃欲试。诚如当年与阎纲同时进入文艺报社,又是同班同学的谢永旺在欢迎会上代表大家所说的:“当我离开人世的时候,我要像别林斯基一样,将我的《现代人》和《祖国纪事》——《文艺报》”枕卧在自己的棺材里。”谢永旺说的这段话,在他上世纪80年代出任《文艺报》主编后依然在同事中流传着。

曾几何时,《文艺报》是政治风云的晴雨表,是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阵地之一。文艺为政治服务,为工农兵服务,这既是文艺工作的指导方针,文艺家的精神家园,又是硝烟四起、谈虎色变的政治运动场。正是在这座精神家园和运动场所之间,阎纲师从前辈评论家侯金镜,满怀激情地推介了《创业史》《红旗谱》《红岩》《红日》《青春之歌》等革命现实主义力作,及时推荐社会主义文学的新人。与此同时,他亲历了推反右、《文艺报·再批判》、北戴河会议批“中间人物论”、

1964年批文联各协会是“裴多菲俱乐部”、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的《纪要》,一直到长达6年的“五七干校”炼狱,眼睁睁地看着一批又一批的老作家、老诗人、老理论家(诸如丁玲、陈企霞、冯雪峰、萧军、艾青、巴人等人)备受折磨,斯文扫地,下放劳改,直至身陷囹圄。他侥幸地躲过了“反右”,却未能逃过“十年浩劫”。“文革”中,他先被打成刘少奇文艺黑线的黑爪牙,皮肉受苦,后被打成“五一六”分子,在向阳湖五七干校被整得死去活来。他永远也忘不了他作为“五一六”分子,与“走资派”郭小川、严文并在“牛棚”患难与共的日子。郭小川决不相信阎纲他们是什么“反革命分子”;老作家严文并在深更半夜阎纲被押回“牛棚”时,悄悄将一包食品塞在他的怀里,一次是一块桃酥,一次是半根狗肉骨头。难怪老评论家陈辽得悉阎纲在干校的种种挨批斗奇遇的惨状后,撰文惊呼“这才是‘三枪拍案惊奇’的奇观!”

经过“文革”的炼狱,阎纲逐渐醒悟,是“造神”运动和遵命盲从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灾难。他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,反思惨痛的历史教训,文学才能有复兴之日。他奋笔撰写《神学·人学·文学》,解析作为“人学”的“文学”,“把人当人看”,恢复“人”在文学中的尊严和主体地位。他在文中大胆揭示“造神”运动的本质:“在造神者迷信的蛊惑下,文学变成神学,非神学的文学均在横扫之列。神是人造的,造神完全为了造神者自己。”“把神变成人,是文学的进步;把人变成神,是文学的异时。把人变成鬼,是文学的堕落;把鬼变成人,是文学的复兴。”从而

大呼:“到这时候了,文学应该老老实实地还其本来面目,充当活生生的‘人学’。”他嫉恶如仇,由呐喊升华而为忧愤深广,彻底否定“文革”,狠批“文艺黑线专政”论,把人还原为“人”!从这个意义上看,《神学·文学·人学》这篇振聋发聩的文章,也成了他新时期写文学评论的动因和宣言。所以,他后来一再声明:“我的意愿十分明确,就是彻底清除现代文艺迷信。”正是在这个动因的启示下,他高喊“直面现实才能拯救文学”,写出有胆有识、有声有色、有情有义、有文有胆的文学评论,而且创办《评论选刊》,主笔《中国文化报》,扶植和推出一大批优秀的中青年作家群体。

雷抒雁的《小草在歌唱》打开沉睡的心窗,问天理,问良心,问“这是为什么”?阎纲前往北太平庄《解放军文艺》宿舍向雷抒雁表示祝贺,盛赞抒雁发现“小草”这一意象符号的义愤和才情,称道这是一个共产党员难得的忏悔和发问。在一封致阎纲的信中,雷抒雁提出诗歌“解放”的步伐太小了,问题恐怕不仅仅在于敢不敢说真话。“看来,为创新而‘引进’,将是一种趋势。”阎纲敏锐地发现,雷抒雁的“引进”之说是需要胆识和勇气的,并认为“要是说‘小草’是雷诗的符号的话,这封信就是雷诗的宣言”。2009年,雷抒雁诗歌朗诵会在西安举办,阎纲又以《唱罢“小草”说“引进”》,祝贺和纪念《小草在歌唱》发表30周年。可惜这位诗人今年2月14日因病逝世,阎纲痛失了一位文坛挚友,他花了两个昼夜,赶写了6000字的悼文为雷抒雁送行,追悼会的当天三次流鼻血,两次去医院急诊。《阎纲自述》中有“忍看朋辈成新鬼”一章,专写新时期痛失文友的悲愤,其中有鲍昌、张弦、贾大山、刘绍棠、路遥、邹志安、金铮、杨凤兰、乔典运、王保成……而今“新鬼”中,又添抒雁。

张一弓的《犯人李铜钟的故事》发表前后,多经曲折,备受争议。阎纲力排众议,独持己见,及时写出《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》,冒着风险肯定这是一篇“暴露文学”的力作。“它的批判是大胆的、犀利的,同时却很深沉、很痛心。”“它的批判不是为了动摇现存的制度,而是为了拯救崇高的灵魂。”阎纲把他的笔触追溯到饥荒的大跃进时代,把法庭上一场对“犯人”的审判变成对“造神”运动的审判,大义凛然!他愤慨而言之:“我们面前被缚着的这个人,是国家的罪犯(犯人李铜钟),又是人民的英雄(庄稼人用脑袋撞着床帮为他恸哭)。”“罪犯”与“英雄”,难道只隔了一层纸?”这段尖锐大胆的评论,在当年评坛上,无疑给极左思潮投下了一颗重磅炸弹。尽管地方上的阻

力甚大,但由评委会主任巴金拍板,《犯人李铜钟的故事》终于评上全国第一届中篇小说奖。

事后,阎纲当着张一弓的面表达了近年日益强烈的心愿,为他题词:“驱动改革开放的仍然是李铜钟式的人物,文学仍然需要李铜钟式的硬汉子。文学的历史价值、悲壮意味和阳刚之气,不能无视李铜钟式的志烈之士。”

在新时期的文学评论中,阎纲不仅为雷抒雁的“小草”叫好喊冤,为“犯人李铜钟”抗诉,为电影《人到中年》鸣不平,为旨在“救救工业”的《蒋子龙中篇小说集》作序,为王蒙的“新派小说”正名,为新时期涌现的有争议但新锐的中青年作家呐喊、欢呼,为他们艺术的精进扫除障碍。诚如刘再复在1984年所写的《时代,呼唤着阎纲式的评论家》中所言:“阎纲是诗人型的评论家。诗化的评论有力地显示评论个性,并能击中要害。像阎纲这种在文学领域中热心树人,无私地扶持新芽的批评家实在太少了,这是一种具有建设型的文化性格的战士啊!”

自叙作为传记的一种体例,源于司马迁的《史记》。《史记》博大的人道情怀、大无畏的侠骨义胆、独立自主的人格魅力,素为后来者尊为文圣相继承仿效。上世纪20年代,胡适在友人中倡导撰写自叙,不知何因,应者寥寥,直到新旧世纪之交,写自传、自叙的人才逐渐多了起来。近年来,老诗人牛汉在何启治、李晋西的协助下,编撰了《我仍在苦苦跋涉——牛汉自述》,而诗人兼翻译家屠岸的《生正逢时——屠岸自述》也相继问世。阎纲曾写过一篇书评,盛赞“屠岸文章老更成”,盛赞《屠岸自述》是一部“兼有思想深度、学术深度和人性深度的真确记忆;是历史的延续,又是历史的新发现;是个人心灵史,又是正史之外不可多得的文坛野史”。孔子曰:“礼失求诸野。”我看他对《屠岸自述》的这段评语,也可视为《阎纲自述》的写作追求。

关于这部“自述”,阎纲自己在“后记”中有如下一段反思:“回顾文坛60年,自己并不干净,我批极左也跟极左跑过,灭神又造神,胶柱于革命的现实主义以至失当,放情说论但失之粗陋。我一生最大的不幸,就是思无主,盲目紧跟,现在明白了,没有我辈的奴性作祟,‘文革’疯不起来。”

的确,《阎纲自述》是一部关于文学进入新时期以来难得的激情叙事,敢于殷忧启圣,又勇于自我解剖,是一部文采焕然、以诗人文、文史交融、可读性很强的评论家自述和真正的文人传记。

■讲述

军礼,以和平的名义

——纪念朝鲜停战六十周年

□郑时文

今年早春时节,我访问了四川省内江市郊外的榨木铁桥。蜿蜒的沱江流过开满山花的河谷,绕着起伏的山丘缓缓回旋,仿佛是一首缠绵的乡歌。纵横交错的桥梁,以战士的刚烈,为川南的春色涂上一抹硬朗的颜色。

这次访问有个惊喜的发现,那就是河洲之侧,出现了一个用好几百块鹅卵石排成的心形圆环。它顺着河流往下延伸,占据了宽一片河面。在那个巨大心环的中间,站立着两只白鹭,它们修长的身姿倒影在波光粼粼的水中,像两个正在表演罗密欧与朱丽叶罗曼史的芭蕾舞演员。

无情的江水流过坚硬的石头,溅起朵朵浪花。江心的石头已经没入水底,但仍然顽强地坚守着自己的队形。需要在冬天枯水的季节,才能把这么多鹅卵石搬到江中。那可要一次次地蹚过冰冷的江水啊!是谁在碧波荡漾的沱江中,创造了这么一幅多情的画面呢?

我站在铁桥上,凝视着这个爱的符号,内心翻腾起阵阵波涛。有位战友的身影猛然跳进我的脑际,他的名字叫傅慕贤,是我们队伍中一个特别浪漫的战士。如果他活着,那个精心创造图案的人,一定是他!但是他那年轻英俊的身影,已经永远定格在流逝的春水里,没有中年的矜持,更没有老年的迟缓和。

60多年前的一个寒冬,朝鲜战局出现了转折,我们西南军政大学随营干校的学生兵们响应祖国的呼唤,集体编进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5军第29师。当时,刘邓大军入川,29师兼内江军分区。我们就是从沱江河畔出发的。傅慕贤原来是国立贵州大学的学生。西南解放后,到处是迎风招展的红旗,到处是激昂高亢的歌声,他的未婚妻坐不住了,坚决投奔革命队伍,硬是把他拽进了西南军政大学。

闻听要去援朝,同学们一片沸腾,纷纷破指血书,要求参战。“抗美援朝,保家卫国”的口号响彻军营。29师离开内江的那天,在誓师大会上,旁边的野战连队忽然向我们学生队挑战,要求赛歌。29师是刘邓首长从晋冀鲁豫根据地带来的八路军队伍,所以他们一开口就是:“我们战斗在太行山上……”我们这群学生娃儿慌得团团转,赶紧找队长,偏偏这个节骨眼儿上没找到。

就在这时,傅慕贤一个箭步冲上前来,把指挥的手势一提,大喝一声:“走!”我们全队就跟着他的指挥,纵情歌唱起来:“走,跟着毛泽东走!走,跟着共产党走!忠诚革命,服务人民,消灭剥削者,建立新社会。独立、自由、民主、富强的新中国,就在我们前方!”

豪迈的歌声响彻沱江河岸,赢得阵阵欢呼。我们更起劲了,跟着傅慕贤的指挥又唱起苏联歌曲:“听吧!战斗的号角已经吹响,穿好军装,拿起武器,青年团员们集合起来,踏上征途,万众一心,保卫国家。再见吧,亲爱的妈妈,请你吻别你的儿子吧!再见吧,亲爱的故乡,心爱的姑娘,胜利的星光照耀我们。莫难过,别悲伤,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!”

突然,河岸上传来一阵悲泣!原来,就在部队出发时,傅慕贤的未婚妻被劝回贵阳继续读书。她疯了似的追赶队伍,想再见傅慕贤一面。傅慕贤本来是为她才参加学生队的,谁知部队出发的时刻,竟然就是他们诀别的时刻。

进入朝鲜后,我们先后参加了第四次战役、第五次战役和上甘岭战役。我们的师长张显扬将军当过朱德总司令的警卫员,是张思德的班长,不愧为全军的一员虎将!在他带领下,从内江出发走上朝鲜战场的29师,打出了军威,打出了国威。伟大的战士邱少云烈士,就是我们的战友。

我的同学傅慕贤也是29师一名英勇的战士,他在第五次战役的一次阻击战中,在营、连主官全部牺牲的情况下,奋然跃起,宣布自己为代理排长,率领部队顽强抗击,为掩护主力转移立下大功。上甘岭战役中,他再立功。

我清楚地记得,在上甘岭战役祝捷大会上,他朗诵了苏联诗人西蒙诺夫的长诗:“等着我吧,我会回来。只是你要苦苦地等待,等到那愁煞人的阴雨,勾起你忧伤满怀,等到大雪纷飞,等到酷暑难耐;等到别人不再把亲人盼望,往昔的一切,一股脑儿抛开;等到遥远的家乡,不再有家书传来,心灰意冷,都已倦怠。等着我吧,我会回来。”可就在那捷捷大会后,1952年12月9日深夜,美国空军轰炸29师庄子山指挥所,傅慕贤牺牲。

徐徐河风吹过我的面颊,远方一群白鹭翩翩飞来。河里的两只白鹭也腾空而起。60年前军歌嘹亮、战马嘶鸣的沱江河岸,顿时显得一片寂静。我屏住呼吸,再次凝视着那个空空的心环。微风吹过河面,静静倾听,仿佛听得到江水中传来的隐隐私语。

仰望长天,碧空如洗。60年前,不知有多少个像傅慕贤这样的热血男儿,倒在异国的土地上,再也没有回来。但是,他们用生命换来的和平,宛如芬芳的空气,弥漫在祖国的天空,探进了我们每个人的幸福生活之中。沱江里面那个巨大的心形圆环,不正是勇敢的战士们爱国家、爱人民、爱和平的象征吗!

2013年7月27日,是《朝鲜停战协定》签订60周年的日子。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,请允许我以和平的名义,向他们敬一个军礼!



编钟

■行走

浮想:曾侯乙……

□人邻

然而天意不可违,曾侯乙墓被发现是天意吗?那么久那么陌生的一处,消失了一个秘密,本来在时间链条上消解了,似乎时间在那儿忽地反转到拧着的铁环的另一面,没有办法过去。而他的莫名的手指,怎么就沿着纸条上的墨迹,梦一样地触摸了过去?时间,浮现,消失……又浮现,2700多年前的那些人很难理解的,悄然在沉闷的泥泞里翻过身,梦醒了。

二

很早就知道这个揭开了若干年的秘密,只是无缘。大厅铺着坚实的黑色花岗岩地砖,墙面也是黑色的,沉郁的气氛必得这沉郁的黑色才能衬得住。巨大的玻璃橱窗在灯影里幽幽的,那些沉重的出土物件,棺与椁,极广,却又奇怪地近于虚幻。

那重量究竟是什么样的呢?跟人世这边的重量是一样的吗?抑或是另外一种不可知的重量?巨大的玻璃隔着、封闭着,若这样的话,会伸手触一下那不可解释的重量,感受它神秘的意味,感受它无比的庞大。

而因为它的庞大,周游的人只能是漂浮于灯影里的幽幽,嗅到古老金属气息的幽凉,给黑色渲染透了的丝丝幽凉。那重量、幽凉之间,若断若续的古琴声,苍凉、迷蒙。

觉得自己飘起来,虚无一样的行走,忽然给一具晦暗的朱红色的棺无声抵住。站着不动,悠悠半天,魂儿才透了一口气,慢慢回来了一样。

散射的光,弥漫在那棺上。缓缓走近,那棺的重量低低地沿着黑色花岗岩地面悄然压下去,升起来,横着,弥漫。觉出暗暗的压迫,冷的压迫,内心抵着、抵着,额上冷冷感觉着什么,飒飒有风。

棺,是敦实的长方,腹部略鼓。看来直线的单薄,先秦时候已经有体悟。一根直线,其实只要稍稍弯曲,线的外侧就会变得厚实、沉重。

这棺只稍稍鼓了那么一点儿。这有度的鼓,因耐心的斟酌,既有方的劲健,又有圆的鸿蒙。那一点儿的鼓,若不足,则索然、呆滞;若稍过,则圆滑不见凛然骨气了。那棺也因这鼓,有神秘的什么力量慢慢滋生,甚至会叫人觉到厚实的木板在漆层下慢慢鼓胀、开裂、生长,有牛毛细纹一样丝丝裂开的隐隐的深入了大地河流的声音。

棺的底色通身朱红,俨然不死的庞大血肉之躯。比这更早,人们已经在使用这种红色的矿物粉末。祭奠亡者的时候,人们会撒下这些红色的粉末,祈求它的血色能够带来新生。人们知道,这归于血的,亦将诞生于血。

打磨那些红色的矿物,庄重也恐惧。蒙着尘土的红色岩块,给碾压、研磨,用力的瞬间也像死亡那样,咒语一样的红色更多地显现,令人战栗。

朱红的底子上,是复杂多变的线。黑线。朱红和黑色的漆面微微褪色,也有些皴裂了,而那棺却因此更显得沉重。无形中的压迫力量让人走得很慢,看得很慢。人也是有些迷恋这压迫的力量的。这压迫让人觉得时间变厚变宽了,黏稠了,感觉时间终于要停留了下来。

另一边是椁。椁,更是大。椁的厚木板,相互连接的部位,以“工”、“丁”、“厂”三种形制的青铜件——加固,总重量竟然达到3吨多。

椁有窗,不是绘制的,而是在一头的右下角直接开出的。为什么不在一个所谓正的位置,而开在右下角呢?也许,那是魂魄才能进出的位置。安歇着的人,魂魄也是要透气,出来悠游的。

朱底黑纹的绘画,看似并不多高明,可是那般的随意,几乎不要所谓的结构,而能成就通体的图案,协调、从容、不逼仄、不散漫,这并不简单。

棺、椁通身绘了龙、蛇、鸟、鹿、鱼以及鸟首形兽、鼠状兽、神人、武士近2000幅,一气呵成、不可更改。尤其是那么多动物,首、尾、身子都极其复杂,动物与动物之间距离是如此之小,画工没有很好的把握能力是很难完成的。绘制了那么多的动物,是在描述那时的世界吗?也许那个时候,生命的旺盛不是现在所能想象的。

当时的画师如何绘画,已经不能知晓了。大约是赤

身裸体,像巫师一样,衔着一大束头发,眼窝乌黑,骨瘦如柴,舞之蹈之,一气而画毕的。

三

环绕着的22具陪葬棺。一具为狗,另21具为年龄在13岁到25岁之间的女子,身高在1.407米到1.61米之间,她们大多是侍者和乐工。

曾侯乙会多喜爱一点那位24岁、身高1.438米的女子吗?她的陪葬,壁二、环二、璜二、珠二、玉片三、铜带勾一,在这些女子里面是最多的。以她的年龄,她可能已经陪伴了曾侯乙10年了。她擅长的乐器呢?是琴,还是瑟呢?

另一女子,23岁,身高一米1.495米,有壁五、环二、璜二、玉人一、玉片一、木梳一。

余下的女子,或壁、或环、或璜、或木梳,不过是一两件。其中3个女子,叫人喟叹,竟然一件陪葬品也没有。据说这些人是用酒灌醉了,尔后殉葬的。那酒里也许还有些别的,一醉醒来,已经是永远的黑暗了。

墓里的乐器,有惊人的青铜铸造的编钟。编钟连接横柱的钮,青铜上饰着猛兽动物死死咬噬着的牙齿。瑟,上了朱红色的漆,堪称巨大。有五弦器,也叫均钟木,用来校音。有十弦琴,也颇巨大。

据说伏羲时候,是50弦,黄帝改为25弦,目前见到18、19、21、23、24、25弦。

琴瑟巨大,音量也大,这才能应和那些编钟。余物,有铜尊盘,极精密复杂,令人咋舌。如何铸造,几乎是剔透的雕刻那样,镂空,谜一样的。

有盛酒的可以冰镇的器皿。亦有一件龙纹铜镜,乃压席角之物。不大的席子,有这样的铜镜,四角一压,陡然气象就不一样了。毕竟是王者。

曾侯乙亦是度大的人。公元前706年,楚伐随,无功而返;公元前704年,楚伐随,无功而返;公元前609年,楚伐随,无功而返;公元前604年,楚伐随,无功而返;公元前506年,吴伐楚,楚逃难。曾侯乙没有计较200年间楚国若干次伐随,接纳了楚,并与之结盟。彼一时,此一时,天下大势,分久必合,合久必分。

四

那第一个发现了泥土底下这个秘密的人,这会儿在哪儿呢?33年之后的这一刻,他在想什么呢?这会儿是正午,寒天里的阳光像闪烁的金箔一样,扑朔迷离,叫人看一眼,就得低下头来。这个人已经老了,或许已经离开了人世。他衰老之时,想起他的葬地,会忽然想起他发现了的那个秘密吗?

土为安,真的就土为安了吗?他会如此想吗?那片荒野,还在。埋藏了这个秘密的荒野,因为偶然的发现,而不再完整了。完整是因为裹藏着秘密,裹藏得愈久就愈完整的秘密。